

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：在抽象階梯上爬升

張芬芬*

摘 要

本文嘗試提出質性資料分析的一個模式，並以實例說明，且指出它在應用面與學術面的意涵。質性資料分析不容易做，因為它是將蒐集到的文字資料，萃取出精華，建立為理論的過程，文字資料比數字資料複雜/豐富許多，要整理為系統化的理論，過程相當繁複。本文認為Carney（1990）的分析階梯圖深具啟發性，他是由資料轉型（data transformation）的觀點看分析活動。本文將Carney的階梯略做調整，並再概念化，嘗試提出更易理解與記憶的五階論：文字化、概念化、命題化、圖表化、理論化，期藉此說明分析者在觀念上的努力方向，強調資料分析就是在抽象階梯上爬升，從而將資料轉型；本文並以實例解說每一梯級。

關鍵詞：研究方法論、質性研究、質性資料分析

*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

The Five Steps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: Climbing up a Ladder of Abstraction

Chang, Fen-Fen*

Abstract

It's not easy to draw valid meanings from qualitative data. Although there are quite a few style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from which researchers can choose, beginners still get lost among tons of data nevertheless. Carney (1990) proposes a "ladder of analytical abstraction" up which analysts can climb. Based on Carney's ladder, I reconceptualize his ideas and set up a model of five steps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. These steps include transcribing, conceptualizing, propositionalizing, graphing, and theorizing. Put simply, the analytic progression is a process of "data transformation" as information is condensed, clustered, sorted, and linked over time.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a minicase that demonstrates how each step can be conducted. At the end, technical and academic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l are interpreted in this article.

KeyWords: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, qualitative research, research methodology

* Professor, Graduate Schoo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,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

壹、前言

一、愛智者的困惑與探索

做研究是一種知性的探索，對愛智者而言，求知具有無比的吸引力。求知的終極目標何在？如何才能達成該目標？是否有一道求知階梯可讓愛智者拾級而上？這些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困惑著古今中外的愛智者。這困惑者包括歌德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, 1749-1832）筆下的浮士德博士（Dr. Faust），也包括21世紀的質性研究者。本文是筆者思索質性研究知識論與方法論多年的心得，期待它具有學術性與實用性。

浮士德是德國民間傳說裡16世紀的傳奇人物，他困惑：求知的意義何在？如何才能獲取存有的最高知識？某夜他斷然把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，換取青春、愛情、與權力，期盼探究生存的意義，獲知存有的最高知識…。歌德依此傳說，以60年光陰完成巨著《浮士德》，強調人類在不斷追求中雖可能犯錯、犯罪，但終能走向光明、體現真理；歌德對浮士德那種永不知足的探究精神給予最高禮讚。

就是這種起於困惑，而永不知足的探究精神，成為推動科學研究不斷向前的強大動力。在西方，這股科學研究的動力將人類歷史，由神權時代推向理性時代，以科學知識啟迪受到長久桎梏、乃至矇蔽的人類理性，擺脫神權的壟罩，展開近三百年來科技發展的大躍進。這種永不知足的探究精神，在東方一樣發揮著它迷人的魅力，西元前六世紀的孔老夫子早就這樣描繪自己：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也」；他也描繪了他衷心的期盼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。可見中西方知識份子一樣為求知著迷，為求知而困惑。對愛智者言，若說「問世間知是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」，這樣的表達可能並不為過。

求知是如此迷人！對質性研究者言，尤覺心有戚戚焉。因為質性研究論文主要以文字構成（而非數字），文字除可讓讀者有知性的收穫外，最為特殊處是：好的質性研究論文還能產生有機的效果，能在感性上激發讀者豐沛的情感——生動傳神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圖像，讓人彷彿身歷其境，人、地、時、事、物，歷歷在目；層層鋪陳的章節，讓人與之共情共鳴；精采高妙的詮釋，讓人茅塞頓開；一氣呵成地讀完後，尚覺餘波盪漾，有股見賢思齊、願意跟著去做質性研究的衝動——事實上，的確有不

少研究生是在讀過一篇佳構後，被胸臆充溢的滿滿情緒所驅動，願意全身心地投入質性研究的求知活動中，St. Pierre即曾提及這樣的經驗（Richardson & St. Pierre, 2005）。

待真正投入質性研究後，這股求知的熱情卻未必能支撐研究者愉快且順利地完成論文，困惑越來越多，因為這種研究所需要的知能真的不少。基本上質性研究是文藝與科學的邂逅處，好的質性研究者必須文藝才情與科學素養兼備，才能在邂逅處綻放出心智的火花，進而點燃讀者的心智火花。優越的文藝才情，會讓質性研究者擁有良好的直觀、統觀、同理、共振、洞見、創意，與駕馭文字的能力，寫出具有高可讀性、共鳴感、解釋力、啟發性的論文；而良好的科學素養，則會讓質性研究者有好的邏輯組織能力，將龐雜無比的田野資料剪裁成章，進而寫成嚴謹的科學論文——脈絡分明、綱舉目張、舉證確鑿、立論紮實、結論信實。

二、質性資料分析有無終南捷徑

持平而論，固然優越的文藝才情不易獲致，良好的科學素養同樣也需費時培養。質性資料分析是研究過程裡的基本步驟，通常也是研究者最為困惑、最覺「神秘」的部份，過程中尤其需要展現良好的科學素養，按部就班地將文字資料分門別類、去蕪存菁、抽絲剝繭，逐步提昇資料的抽象層級，牽引出有憑有據的研究結論。質性資料應該怎樣予以分析？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主張，但仍不夠清晰，分析者通常還是陷溺在文字海洋裡茫然不知所蹤，懷疑自己是否運用了正確的分析方法。筆者認為：這其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方法是否正確，而在於觀念是否清晰；析言之，分析者應在觀念上建立清晰的方向感，知道自己正在一道抽象階梯上爬升。本研究試著說明這道階梯，且分解出五個梯級，此乃將 Carney（1990）的觀點予以再概念化而得。步驟是：一文字化，二概念化，三命題化，四圖表化，五理論化，每階段並以實例說明。

《大學》有云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學術研究正是想以簡御繁，期盼為這個花花世界芸芸眾生尋得根本的意義與律則。本文冀指出質性資料分析的先後之道，從而掌握這個世界的先後之道。此想法與楊深坑（2002，頁17）引用《易經》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」來解釋科學研究之旨趣的觀點是一致的。

本文在研究方法上，係對「研究法」本身的理論與技術兩層面，進行哲學性後設分析與省思。所分析文獻包括國內外質性研究法之專書與論文；再益以筆者從事質性

研究及指導論文等實務經驗，理論與實務交相驗證，逐步發展而成本文。筆者期以此「抽象五階梯」芻議就教學界，至盼本文具實用與學術價值，能紓解研究新手摸索階段無跡可循之苦，並激發讀者思考其中的學術意涵。

貳、質性資料分析的模式

一、資料分析的定位與定義

為指出資料分析運用的時機，先簡單說明整個科學研究的過程，以顯示資料分析的位置與意涵。

科究是研究者蒐集感官資料(sense data)，做為證據，進行推理後，解答研究問題的過程。通常研究步驟有五，如圖1所示，一選擇研究問題，二設計方法，包括選擇研究對象，擬定資料蒐集的方法，三實際蒐集資料（如：進行觀察、訪談），四分析所獲資料，五提出結論回答問題。雖然質性研究在**實際**進行探究時，並不像量化研究那樣，可將五步驟區隔得那樣清晰，往往是在數個步驟間往返或循環進行¹，但在**觀念**上將研究過程理解為：一項有先有後、循序漸進的系統活動。這種按部就班的理解，可讓研究新手更能摸著頭緒，仍有其優點，也有其合理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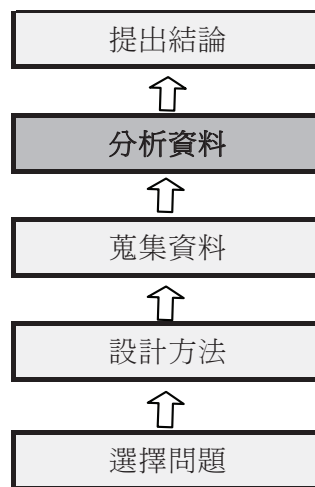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科學研究五步驟

¹ 質性研究者怎樣在多步驟間循環往返，參見陳向明（2002），Maxwell（1996）。

圖1明顯標示「資料分析」位於步驟四，指研究者將蒐集到的原始資料去蕪存菁、分門別類、引出意義的過程，經此過程原始資料方能成為證據，解答研究問題。質性研究者在自然情境裡觀察、訪談、蒐集實物（即第三步驟），然後將所見所聞整理為文字資料²，進而分門別類、提取意義，用以回答研究問題；這一去蕪存菁的任務，就是質性研究者要進行的第四步驟。

二、資料分析的四種模式

有關資料分析，不少學者提出一些做法，Miller和Crabtree（1992, pp. 17-21）將各家做法整理為四類：準統計式、模版式、編輯式、融入/結晶式。茲簡要說明此四模式³（參見圖2）。

（一）準統計式

準統計式（Quasi-Statistical Analysis）基本上是一種內容分析法（content analysis），先將登錄簿準備好，其中包含分類系統，然後將文字資料（即待分析的文字材料，或稱為『文本』[text]）中的某特定「字詞」找出，在登錄簿上畫記，然後進行統計，以顯示文本中的關聯性，再回到文本中去驗證，最後提出報告。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研究，許多就是採用這種準統計模式。

（二）模版式

模版式（Template Analysis Style）是由研究者先準備一份模版（template），即預建的分類系統，然後半開放地對文字資料進行歸類，有需要時再調整原分類系統，之後以詮釋方式（非統計方式）說明文字資料中的關聯性，再回到文字資料中去驗證，最後提出報告。據筆者長期觀察：此模式是國內質性研究者**實際上**普遍採用的方式，雖然研究者並未如此稱呼自己的分析方式。

² 質性研究中，蒐集與產生的資料以文字為主，但也不排斥量化資料。現在也納入越來越多影音資料，ATLAS.ti 就是一種適合處理影音資料的電腦程式（參見林本炫，2004），國內也有以影音來呈現研究成果的影像社會學、影像俗民誌（如：胡台麗的『石頭夢』，2005）。本文為簡化主題，僅探究文字資料的處理。

³ Miller & Crabtree 在 1992 年第一版中提出四種模式，在 1999 年第二版則刪掉第一種「準統計式」。我認為就分析文字資料說，「準統計式」的確是一種可採用的方法；而且，若能和其他三種模式並列比較，更能讓人明瞭分析文字資料的各種取向，故本文仍介紹第一版的內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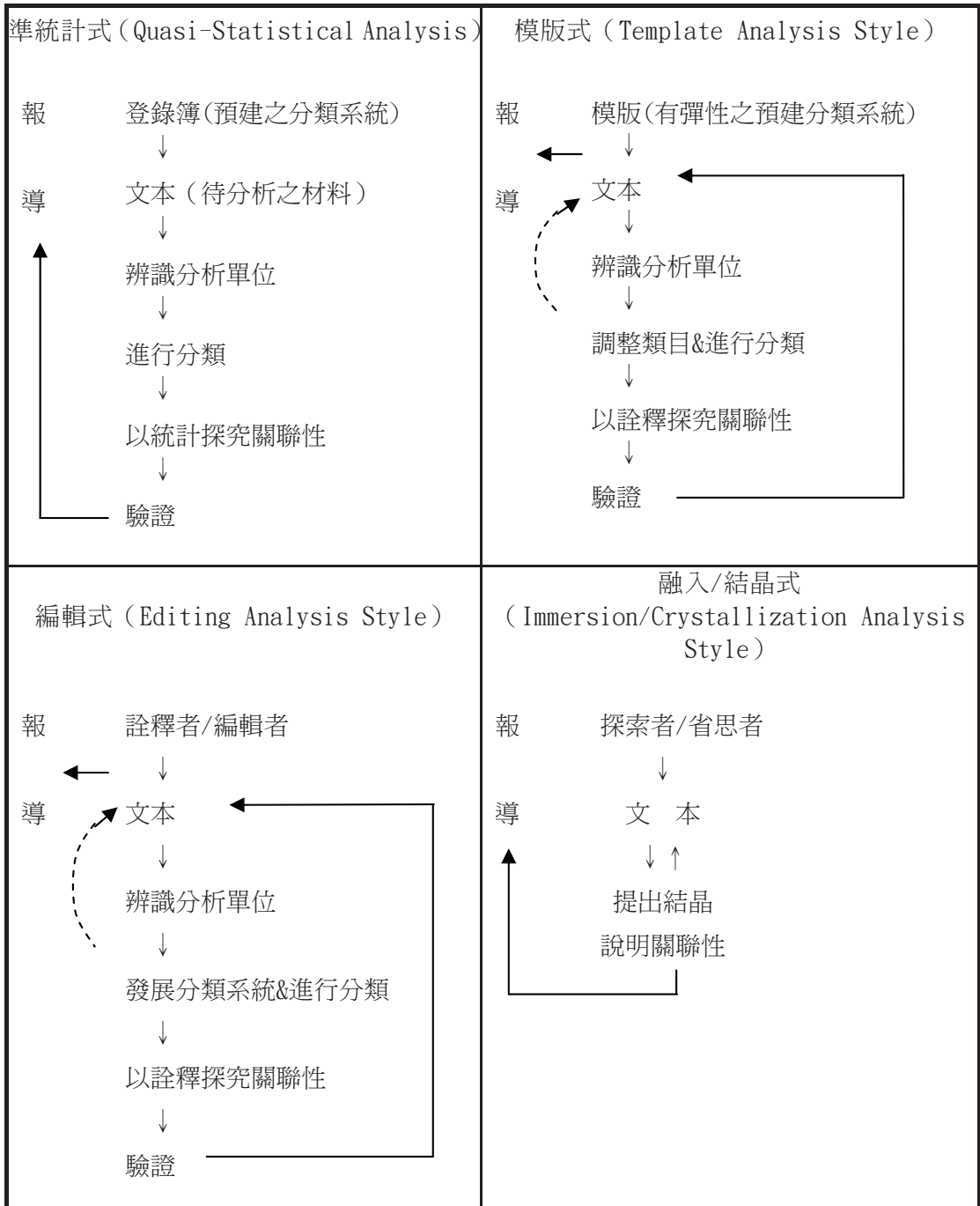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質性資料分析的四種模式

(Miller & Crabtree, 1992, p. 18; 胡幼慧、姚美華, 1996, 頁 156)

（三）編輯式

編輯式 (Editing Analysis Style) 之主觀性、直觀性比前兩者強，非標準化程度也更高。研究者就像一個**編輯者**般處理文本：剪裁、組織、再組織。先閱讀文本，辨識分析單位，逐步發展出有意義的分類系統，然後以詮釋方式（非統計方式）說明文本中的關聯性，回到文本驗證後，最後提出報告。Strauss與Corbin (1998) 的紮根理論法可歸屬於此模式，它是一種未預設分類系統的方法。國內雖有不少論文宣稱採用的是紮根理論法，但卻有預設的分類系統，其實是名實不符的。

（四）融入/結晶分析式

融入/結晶分析式 (Immersion/Crystallization Analysis Style) 的主觀性、直覺性、非標準化程度都最高，現象學取向分析屬於此模式。研究者像是個**探索者**或省思者，長期浸淫在文字資料中以求融會貫通，獲得領悟，提煉結晶，顯示文本中的關聯性，最後提出報告。

筆者對Miller與Crabtree之分類，再做後設分析，發現其所採規準是：預定性、標準化程度、邏輯推理/整體直覺。**預定性**是指分析者所採的類目系統是否預先建立，「準統計式」是採預定好的、固定的類目系統；「模版式」雖預定了類目系統，但具有彈性，可以調整；「編輯式」沒有預定類目系統，而是在分析文本中逐漸浮現的；「結晶式」也未預建類目系統，而是長期浸淫在文本中領悟得到的結晶⁴。**標準化**是對分析的程序而言，四種模式中「準統計式」的分析程序之標準化最高；「模版式」與「編輯式」居中；「結晶式」標準化程度最低。**邏輯推理性/整體直覺性**是針對做分析判斷時，研究者究竟是傾向於邏輯推理或整體直觀。所謂整體直觀是指：認知者未經思考過程或邏輯推理，便直接對認知對象產生了整體性的理解（項退結，1976，頁221）。這與邏輯思考層層推理、環環相扣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；四種模式在此方面的排列順序，與前兩規準完全一致，筆者將之整理為圖3。

⁴ 由此可知，Miller 與 Crabtree (1992) 在為四模式命名時，主要考量的是：分析所採的**類目系統**是怎樣得來的：由模版來？由編輯來？由結晶來？



圖 3 質性資料分析的四種模式之比較

分析者要採哪一模式？Miller 與 Crabtree (1999, p. 24) 認為主要依據：1) 研究問題與目的；2) 與研究問題相關之已知知識與浮現的知識是多或少；3) 蒐集資料的方法；4) 研究報告的讀者。析言之，若研究目的在：增進對研究對象主體的理解、探索新領域、產生新洞視/新假設；或已知的知識不多，或已採參與法蒐集資料，或研究者的思考偏向有彈性的、富創意的、悟性高的；如果屬上述這些狀況，該研究就越適合採用詮釋取向的分析模式，即編輯式、結晶式；反之，若已知知識較多、讀者多為實務者、研究目的在測試理論、研究者的思考偏向有固定架構的，在這種種情況下，則適合採準統計模式、模版式。但即使在同一研究裡，也可採用多種模式，例如研究初期先用結晶式，逐步形成分類系統，然後進行資料的詮釋；研究中後期再運用一固定分類系統，採準統計模式進行資料分析。

Miller和Crabtree整理的這四類模式，呈現了模式間的異同。四者在「預定性」、「標準化」、「邏輯推理/整體直覺」等方面有其差異，這些差異處其實饒富意涵，可提供質性資料分析者寶貴的啟示，哪些呢？筆者認為至少有三項：一是分析所需的**類目系統**是有彈性的，可預建、可半預建、可不預建。二是分析的**程序**可標準化、可半標準化，也可採比較無明顯程序的鬆散方式。三是分析做**判斷**時，有些派別傾向於採用整體直觀式，著重以領悟或洞視辨識資料中的類目、進行歸類、認出關聯性；有些派別做上述判斷時，則更傾向採用較嚴謹的邏輯推理。

這三啟示可釐清國內研究生某些誤解，誤解一是以為質性研究分析一定要採紮根理論法，其實它只是可用的方法之一。誤解二是以為直觀是科學研究中應儘量避免的，但其實每一研究都會用到直觀，只是多寡不同⁵；分析資料時有創意的想法，往往來自於直觀，而非邏輯推理；當然直觀不可避免，也應善用，但絕不能濫用，直觀所

⁵ 即使自然科學研究裡，研究者也會出現直觀的認知，如：突然領悟到變項間可能的關係。

得必須經得起後續的邏輯推理之考驗（下文實例將解說），甚至需要再蒐集經驗資料，以驗證之。

三、資料分析的共同六步驟

我們再進一步思考：既然同屬於質性研究，有無共用的分析步驟？M. Miles與A. Huberman（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19-20）歸納出共用六步驟，它是一套相當古典的做法：

- 將代碼標示在札記上，札記由觀察或晤談而來。
- 在札記邊緣寫省思或評註。
- 將這些材料分類、篩選，以找出相似的片語、變項間的關聯、組型（pattern）、主旨（theme⁶），組間的差異，及共同順序等。
- 把這些組型、過程、共同性、差異性抽繹出；下一輪資料蒐集時，把這些想法帶到現場去引導資料的蒐集。
- 慢慢思量一小組通則，這組通則能涵括資料庫中的一致性。
- 用一組已定型的知識體系，去考驗那組通則，該知識體係採構念（constructs）或理論的形式來呈現的。

參、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

一、抽象五階梯

Miles與Huberman歸納的這套步驟，主要把分析者要做的工作逐步列出，所有派別的分析者大致均可採用。但仍有其缺點，六步驟並未形成一完整圖像，解說比較零散。相形之下，Carney（1990）提出的「分析性抽象階梯」（圖4），就更具整體性，形成一完整圖像。Carney是由資料轉型（data transformation）的觀點來看分析過程，他認為做分析即不斷提昇抽象層級。步驟如下：

⁶ theme 有時被譯為「主題」，但在此處譯為「主旨」較為貼切，它是指分析者在一段文字資料中所找到的**主要意思**，主要以命題型式來表達，顯示了**兩個**概念以上的關聯性（如：「國道標語比鄉道標語多」）；或說明了一個概念的狀態（如：「中國大陸的標語主要是政令性的」）。若將 theme 譯為主題，易被誤解為研究題目，或以為主題是指一個「概念」（concept），以致影響了資料分析時的思考。

- 準備一份文字資料。
- 為文本編碼，貼上類目 (category)。
- 找出主旨與趨勢。
- 檢測靈感與發現，即前一步驟找到的主旨與趨勢。
- 勾勒一深層結構，把資料統整，放入此深層解釋架構中。

層次

3. 發展並檢測命題

以建立一個解釋架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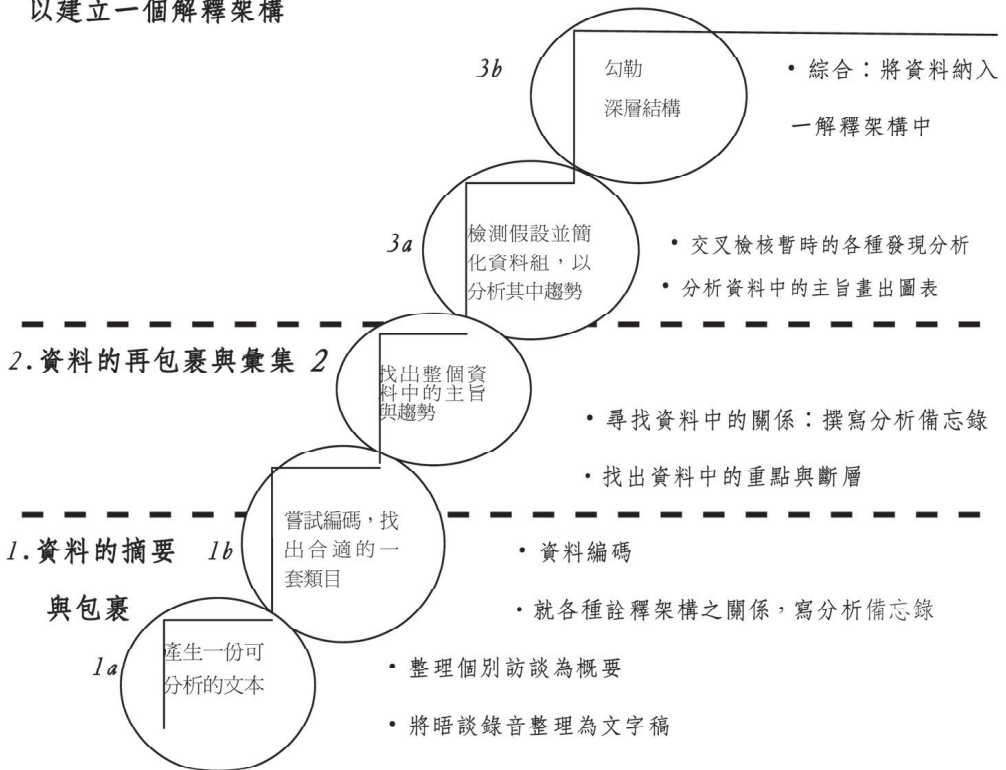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分析性抽象階梯 (資料來源 Carney, 1990, p.128)

Carney (1990) 由「資料轉化」角度提出「提升抽象層級」的觀點，筆者認為對分析者深具意義。它可讓分析者在**概念上**知道目前自己所處階段，並了解前進的方向，而不致於迷失在繁多的技術運用中，甚至陷溺在文字海洋裏。質性研究者都知道，實際分析資料時，操作相當繁雜，以著名的「紮根理論法」來說，主要分三階段編碼⁷，而每階段又細分為許多步驟，但實際分析資料時，所進行的分析活動比Strauss與Corbin (1998) 書中列出的更多⁸；而Miles 與 Huberman的《質性研究資料分析》(張芬芬譯，2006) 雖以完備與實用著稱，書中介紹了數十種分析技術/工具，若分析者未在觀念層級建立整體認識，使用該書時，很容易陷溺在文字海洋中。

對Carney的「抽象五階梯」，筆者認為可略做調整後進一步再概念化，而成為圖5：一階文字化，二階概念化，三階命題化，四階圖表化，五階理論化。如此命名更簡明，層次更清晰，還可形成一更完整的圖像。對質性研究學習者而言，尤具意義的是，此五階梯清楚提醒研究者科學研究的進程——要提升抽象層級，往建立理論的目標邁進。也提醒研究者：資料分析不僅是技術問題，更是觀念問題、及抽象思考的能力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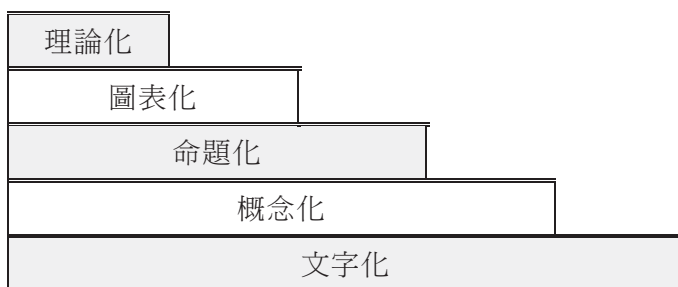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

⁷ 即開放編碼、關聯編碼、核心編碼 (Strauss & Corbin, 1998)。

⁸ 紮根理論法受到的批評不少，其中較為重要者包括 (Denzin, 1994, p.508)：①未歸屬於經驗世界的概念實在太多，分析者很可能會在編碼過程中迷失方向。②理論所涉及的事實(facts)原本就是負載理論的，所以紮根理論者只不過是讓理論去發現自己，讓理論自己找到根據。③紮根理論太強調理論，包括運用以往的研究去引導研究，及讓以前的理論更為厚實 (參見張芬芬, 2002；頁 316-317)。

二、電腦程式的功能與侷限

這樣的五步驟與電腦分析質性資料所根據的邏輯也是一致的，林本炫（2006）分析了質性資料分析軟體的數種類型，確認這些軟體的基本分析過程，符合I. Dey提出的分析三步驟：描述→分類→連結。而本文所提的五階梯也符合這三步驟的邏輯。「文字化」是在進行「描述」，「概念化」是在進行「分類」，而「命題化」、「圖表化」、「理論化」都是在進行「連結」活動。由此推知：本文所提五階段都有電腦軟體可協助進行⁹。

值得說明的，若嚴格檢視目前軟體發展狀況，真正的「人工智慧」並未產生（林本炫，2006）。簡言之，電腦程式可進行的「連結」，仍限於機械式的基本連結，例如：「由某些文字相互接近，來顯示其關聯性」（Weitzman, 2000, p. 806）。有關電腦的侷限與功能，Weitzman（2000, p. 806）說得頗清楚：「電腦永遠不會為你『做』理論建構的工作…但它可協助你進行心智的努力，讓你更容易地、更連貫地思考資料的意義」。具體地說，目前的電腦並不會如人腦般進行**融會貫通**式的思考，不會自行「領悟」到檔案中未出現過的詞彙，及其隱含的概念¹⁰；簡言之，電腦不會進行有機式的連結，或超越連結。真正精采、絕妙的好命題、好圖表、與好理論，還是要靠好的人腦。

三、資料分析猶如種果樹

為讓五階段的資料分析法更容易形成鮮活的圖像，可藉「種果樹」之譬喻（metaphor）來幫助理解，第一階段是「文字化」，文字就像**葉片**，研究者要蒐集或產生文字，讓它們成篇累牘，就像園丁要育苗長葉。第二階段是「概念化」，概念就像**花**，研究者要讓一段段的文字化為花朵，即對一段段文字賦予概念，再依概念的性質分門別類，形成概念系統，原本的文字資料也就相應地形成了系統；此階段研究者的任務是要思索文字的涵義，提取出精彩的**意義之「花」**；就像園丁要灌溉開花。第三階段是「命題化」，命題就像**枝幹**，研究者要對資料求同存異，發展出好命題，反映出資料的一致性，就像園丁要壯大枝幹，園丁抽取出一條枝桠，便能拉出一串花朵。

⁹ 國內已逐漸普遍的質性資料分析程式，如：ATLAS.ti（林本炫，2004）、Nvivo（林本炫，2006），皆有助於本文所提五步驟的進行。

¹⁰ 電腦不會自行領悟到文本資料裡沒有出現的概念，因此，資料分析者必須為資料進行「概念化」工作，告訴電腦：資料中隱含的概念。此即進行「編碼」。

第四階段是「圖表化」，圖表就像**樹**，研究者要讓資料綱舉目張，就像園丁要讓將這株植物開展成大樹。第五階段是「理論化」，理論就像**果實**，研究者要讓資料以簡御繁，以理論中精要的原理原則，去解釋大千世界的各種現象，就像園丁期待果樹結實纍纍。

表 1 質性資料分析的五階段：資料分析猶如種果樹

| 階 段 | 譬 喻 | 任 | 務 |
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
| 文字化 | 葉 | 育苗長葉 | 成篇累牘 |
| 概念化 | 花 | 灌溉開花 | 分門別類 |
| 命題化 | 幹 | 發展枝幹 | 求同存異 |
| 圖表化 | 樹 | 展開大樹 | 綱舉目張 |
| 理論化 | 果 | 結成果實 | 以簡御繁 |

肆、階段一「文字化」：育苗長葉

一、文字化的涵義

「文字化」就是蒐集文字或產生文字。基本上質性研究蒐集與產生的資料(data)，主要就是文字，即所謂「軟資料」(soft data)。蒐集與產生文字的方式有三：觀察、訪談、及文件分析，舉凡觀察札記/田野札記、訪談紀錄、文件摘要等，主要均以文字組成。

進行教育研究時，有許多現成的文字資料可供使用，如：課程方案、教學活動單、學習單、教學日誌、學生習作、聯絡簿、情緒日記等。另外，師生投入網路活動者越來越多，在合法前提下，網路上有許多現成的文字資料可供蒐集，分析出有意義的結果。例如：網路留言版、聊天室、討論區、部落格、email內容。

除現成文字資料外，質性研究者最常使用觀察與訪談來產生文字資料，產生這類文字資料所需的詳略程度，依研究類型不同，而有不同的需求。筆者歸納發現：一般而言，語言學、心理學等傾向於微觀的質性研究，較需整理錄影、錄音的逐字稿，人類學、社會學等較鉅觀的質性研究，則可將所聞所見整理為概要來使用，無須花費大量時間整理逐字稿。

文字化的工作有繁有簡，逐字稿屬於繁瑣詳盡的文字化工作，但若你的研究無須整理詳盡的逐字稿，則可整理成較精簡、濃縮的文字資料，如：田野札記/觀察札記，供下一階段編碼之用。Milles與Huberman設計的「接觸摘要單」（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113）、「文件摘要單」（頁118），也屬這類精要的文字資料，可直接用來編碼；為整理精要的文件，Milles 與 Huberman建議也可召開「個案分析會議」（頁163-8），整理成的會議記錄也屬精簡的文件。

相對而言，「文字化」與後面四步驟有一基本差異，「文字化」主要是一種資料整理的工作¹¹，後四階段才進入資料詮釋（interpretation）的階段，讓資料獲得意義。

二、實例

◎文字化：實例解說

假定一名研究者在中國大陸旅行，進行田野觀察，看到各地出現的標語甚為特別，他隨手記錄在札記裡。一段時日後，累積了如下的文字資料（表2），這算是進行了一項「文字化」的工作。該研究者腦中浮現的研究問題可能是：中國大陸為何出現這麼多標語？標語的內容有哪些？標語出現在哪些地點？是誰立的？效果如何？…。

為方便說明本模式每步驟實作的方式，並顯示資料分析的完整過程，下文將藉這段文字做為分析材料。

表2 「文字化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- 在河南的國道上看見的：「搶劫警車是違法的」
- 在河南的國道上還看到絕對經典的一條：「一人結紮，全家光榮」
- 這是在貴州看到的，也挺經典的：「放火燒山，牢底坐穿」
- 在鐵路上看到的：「橫臥鐵軌，不死也要負上法律責任」
- 在浙源到理杭的路上，經過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，偶見路邊的農舍上，用白漆刷著這一條標語：「國家興旺，匹夫有責；計劃生育，丈夫有責」。
- 北京某遠郊縣：「少生孩子多種樹，少養孩子多養豬」
- 在山東看到的標語：「光纜不含銅，偷盜要判刑」
- 安徽政府要求歸還農業貸款的標語：「人死債不爛，父債子來還」
- 湖南某縣的生育計畫標語：「誰不實行計劃生育，就叫他家破人亡」
- 河北某縣的生育計畫：「寧可家破，不可國亡」
- 河南某縣：「寧添十座墳，不添一個人」

¹¹若更細緻地思考，研究者在文字化階段整理資料時，將所見所聞化為文字前，仍會在腦中潛在地進行著意義詮釋的工作，雖然現象學一再提醒應對所描述現象保持原汁原味，將自己的前見、成見放入括弧、暫時懸置；但以後現代觀點來看，任何描繪都含有研究者的價值判斷，研究者所能做的是儘量清楚觀察、記錄、報導自己在文字化階段所持的判斷規準，不要讓未經覺察的價值觀潛入文字化的工作中。

伍、階梯二「概念化」：灌溉開花

一、概念化的涵義

「概念」(concept)是構成理論的基本單位，在研究領域裡，概念代表著各種現象的抽象元素。例如：青少年犯罪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包括：青少年、犯罪、同儕團體等(J. Turner, 1989, p. 5; 引自Babbie, 1998, p. 52)。

在質性資料分析中，概念化就是將某個「概念」賦予給某段文字資料，亦即進行「編碼」(coding)。「編碼」是將一個「代碼」(code)貼在一段文字上，而這個代碼在觀念世界裡就是一個「概念」。例如：將「在河南的國道上還看到絕對經典的一條：『一人結紮，全家光榮』」編碼為「節育」，其中「節育」是一個代碼，也是一個概念；它之所以是個代碼，是因它被用來代替「在河南……」這段文字，就符號轉換層面上看，它是一代碼；它之所以是一概念，是因「節育」在觀念世界裡有它抽象的意涵，所以就抽象意涵來看，它是一概念。

為什麼要將概念賦予給資料呢？這是為了要找到**意義**，概念是擁有意涵的東西，當某段文字被貼上一個概念後，這段文字便擁有了這個概念的意涵。為什麼研究者要讓資料擁有意義？存在主義可回答這一問題：因為人是意義的追尋者。人有一種自然的心理傾向，遇到任何事物，都會自然提問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。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基本任務，是要為社會現象提出詮釋(interpretation)，即對社會現象說出一套合理的意義(make sense)。

質性研究大師Denzin(1994)表示：因為社會現象不會說話，必須經過詮釋，才會擁有意義。更細緻來看，記錄社會現象的文字資料也不會自己說出意義，必須由研究者賦予它意義，當研究者進行編碼時，將一個個概念貼在一段段文字上，這些文字就獲得了意義。以這一個個概念為基礎，可進一步地進行「命題化」、「理論化」的工作，最後編織成一張「意義之網」¹²，滿足人們對意義追求的自然傾向。之後，人們

¹²此處所稱的「意義之網」與人類學大師 Geertz 所說的「意義之網」(web of meanings)不太一樣的，Geertz 較傾向於將「意義之網」視為先於研究者而獨立存在的，乃是局內人文化裡已經出現的東西，研究者要努力以文化主位的(emic)觀點，將此已有的意義之網梳理出來。本文則較接受 Denzin 建構主義的觀點，傾向於將「所形塑的意義」視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動，所共同建構出來的結果。雖然編碼時，是由研究者將具有意義的概念貼在文字上，但文字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動出來的，而且經編碼寫出的報告也應送請研究對象檢核，所以研究報告最後編織的「意義之網」是互動出來的結果，不是研究前預先存在的。

面對該社會現象時，便可用這張意義之網去理解，心中對意義的追求因而獲得了滿足。這就是為何質性研究的目的之一在：增進人們對社會現象之理解（Bogdan & Biklen, 1998, pp. 50-51）；因為質性研究者提出了意義的詮釋，這意義有助於人們對現象的理解，尤其是對一些新現象，或較為陌生的群體的理解，質性研究者可告訴大家：這裡發生著甚麼（What's happening here ?）。

概念就像「花」，研究者要思索一段段文字之意義，從學術語言中找出合適的「概念」貼在一段段文字上，就像園丁要灌溉開花。「花朵」在本質上已不同於「葉片」，這是**質變**的過程，是研究者走入抽象世界、觀念世界的開始。基本上階梯一的文字化，是對具體世界做一紀錄，「相對真實地」或「逼近真實地」去描繪，所反映的是具體的研究對象/現象，那些文字只算是原始資料（raw data）。而「概念化」是將原始資料予以**轉型**（transform），原本具體指涉某人事物的文字，轉化為抽象的概念。

二、概念化的步驟

Miles與Huberman（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126）將A. Strauss 與J. Corbin的編碼程序整理如下。此程序類似於前述的「編輯式」資料分析模式（Miller & Crabtree, 1992）。「生命史研究法」（Runyan, 1982）是國內日受重視的一種研究法，若細究此法，可發現其所採基本步驟也有類似之思維邏輯，以下一併說明，以期更具體思考這些步驟。

- 編流水號：讀札記，並為**行數/段數**編流水號。
- 初步編碼：在段落旁/下，寫下想到的代碼。Miles與Huberman稱此為**描述性代碼**；Strauss與Corbin（1988）稱此為**開放性代碼**。生命史研究者於此時會找出文本中的重要事件或頓悟事件，並為事件寫下代碼。
- 整理代碼清單：累積代碼而成**代碼清單**。生命史研究累積的代碼清單，可成為重要事件清單或年表。
- 建立初步代碼系統：看代碼清單，將代碼分類分層，形成類別與層級。
- 尋找**主旨代碼**：看初步代碼系統，找出更抽象的代碼，Miles與 Huberman稱此為主旨代碼。Strauss與Corbin稱此為**核心代碼**、**主軸編碼**。生命史研究者此時可能尋找生命的核心議題、或故事主軸。
- 建立更統整的代碼系統：以主旨代碼為主軸，形成更統整的**代碼系統**。
- 繼續運用、修改，直到代碼系統合用。

三、實例

◎「概念化」(一) 初步編碼：實例解說

為具體說明「概念化」如何進行，再以大陸標語來解說。研究者依以上程序，首先進行初步編碼：先閱讀該文字資料，再為行號/段號寫下流水號；接著在段落附近，寫下想到的代碼，於是出現表3的結果。每人產生的代號因個人背景、學術興趣等不同，寫下的代碼會有所差異。表3是我所做的初步編碼。可能有人寫下的代碼是：河南、貴州、國道、鐵路等。此皆合理的代碼。

表3 「初步編碼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編號：編頁次、段號、資料代碼 本頁流水號：20100401文01

| 行號/段號 | 大陸標語 | 代碼 |
|-------|--|-------|
| 段01 | 在河南的國道上看見的：「搶劫警車是違法的」 | 提醒、守法 |
| 段02 | 在河南的國道上還看到絕對經典的一條：「一人結紮，全家光榮」 | 鼓勵、節育 |
| 段03 | 這是在貴州看到的，也挺經典的：「放火燒山，牢底坐穿」 | 提醒、守法 |
| 段04 | 在鐵路上看到的：「橫臥鐵軌，不死也要負上法律責任」 | 提醒、守法 |
| 段05 | 在浙源到理杭的路上，經過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，偶見路邊的農舍上，用白漆刷著這一條標語：「國家興旺，匹夫有責；計劃生育，丈夫有責」。 | 鼓勵、節育 |
| 段06 | 北京某遠郊縣：「少生孩子多種樹，少養孩子多養豬」 | 提醒、節育 |
| 段07 | 在山東看到的標語：「光纖不含銅，偷盜要判刑」 | 提醒、守法 |
| 段08 | 安徽政府要求歸還農業貸款的標語：「人死債不爛，父債子來還」 | 提醒、守法 |
| 段09 | 湖南某縣的生育計畫標語：「誰不實行計劃生育，就叫他家破人亡」 | 提醒、節育 |
| 段10 | 河北某縣的生育計畫：「寧可家破，不可國亡」 | 提醒、節育 |
| 段11 | 河南某縣：「寧添十座墳，不添一個人」 | 提醒、節育 |

◎「概念化」(二) 整理代碼清單：實例解說

累積代碼成為「代碼清單」。

表4 「代碼清單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| 清單 |
|-------|
| 守法 |
| 鼓勵 |
| 節育 |
| 提醒 |
| |

◎「概念化」(三) 形成代碼系統：實例解說

- 檢視「代碼清單」。
- 將代碼分類、分層，抓出類別與層級。
- 形成「代碼系統」：累積類別與層級，而成系統。



圖6 「代碼系統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◎「概念化」(四) 尋找主旨代碼：實例解說

- 找到主旨代碼：細究代碼系統，形成更抽象的代碼，即主旨代碼。本實例找到的主軸代碼是「標語治國」，此乃以直觀領悟到這些標語的功能：哦！原來標語是用來傳達政令、管理國家的。
- 建立更統整的代碼系統：以主旨代碼為主軸，形成更統整的代碼系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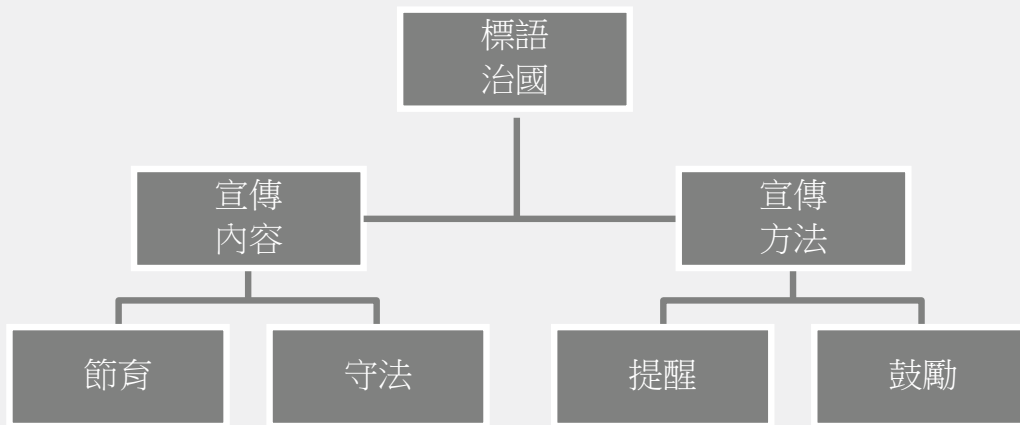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「主旨代碼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四、代碼的來源

有關代碼的來源，如前所述可以是預建的、半預建的，也可是完全開放式的。國內採半預建者應該最多，屬於Miller與Crabtree（1999）所謂的「模版式」分析。假定以黃鴻文（2003）的「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」來看，該研究目的之一在探究：國中生在學校生活裡習得哪些觀念體系？據此，資料分析時可預建一項主代碼：「觀念體系」，然後再由資料中逐漸浮現了一些子代碼，如：「時間系統」、「教師系統」、「科目系統」等。簡言之，主代碼來自研究目的，子代碼來自現場資料。本文前面對大陸標語的進行的初步編碼，採用的則是完全開放型，即完全從資料閱讀中浮現。

不少學者將代碼的**面向**予以分類，分析者也可參考這些類別尋找合適的代碼。幾位學者的分類如下：

- Lofland 與 Lofland(1995)：動作、活動、意義、參與、人際關係、場所。
- Bogdan 與 Biklen(1998)：場所、情境定義、觀點、過程、活動、事件、策略、關係與社會結構、方法。

• Strauss 與 Corbin(1998)：條件、互動、策略與技巧、結果。

陳向明(2002, 頁377)另從語言學角度, 提出分析者可能就以下面向尋找代碼：語言、話語、語意、語境、語用、主題、內容、符號學。

筆者認為對研究新手來說, 採半預建式編碼將較易著手, 即先以研究目的建立主代碼(如：宣傳方法、宣傳內容), 再讓子代碼從資料中浮現(如：節育、守法)。

五、代碼系統

有人可能疑惑：天馬行空地思考, 寫下的代碼一定會形成系統嗎？一定能找出主旨代碼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I. Kant (1724-1804) 將人類認識外物時的基本思維格式, 分為12範疇 (categories)¹³, 換言之, 人類思維的基本格式不出12範疇之外。當然Kant的12範疇屬於認識論的探索, 係對知識中的**判斷**做一分類(傳統先, 1977, 頁216); 而質性研究者關心的面向並不在認識論, 自不必受限於Kant的分類。再試想日常生活的用語何其繁多, 但由詞彙的詞性去看, 不外乎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副詞...等。再看世界各民族的語言何其眾多, 但仍不出幾種基本語法。總之, 分析者無論寫下怎樣的代號, 要將代號歸類, 形成系統, 找到主旨代碼都是可做到的。

「概念化」的工作是五階段中最為繁瑣的, 此時, 製作「代碼索引卡」、「代碼定義單」、撰寫「分析備忘錄」、召開「個案分析會議」、將有助於完成概念化工作。有關細節與注意事項, 可參閱張芬芬譯(2006, 頁109-173)。

陸、階梯三「命題化」：展開枝幹

一、命題化的涵義

「命題化」階段是要找出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, 用命題的形式呈現此主旨或趨勢。此命題即是暫時的研究假設, 有待進一步去驗證。何謂命題？以下是《哲學大辭典》(馮契主編, 1992, 頁102)的解說：

¹³Kant 列出的 12 範疇包括四類(傳統先, 1977, 頁 216)。份量的：全稱的、特稱的、單稱的。性質的：肯定的、否定的、未定的。關係的：定言的、假言的、選言的。樣態的：蓋然的、實然的、必然的。順便一提, category 在哲學領域譯為範疇, 在質性資料分析時, 則多譯為類目或類屬。

在普通邏輯中，命題是指一個表達判斷的語句，即一個具有真假意義的語句。如：「水銀是液體」、「水銀不是液體」，前者是真的，後者是假的；二者均表達了一種判斷…命題通常是陳述句，而疑問句、感嘆句、祈使句都不是命題。

研究假設、研究結論在形式上都是命題，而理論就是命題所組成的。例如：H. Gardner提出的「多元智能理論」(Gardner, 1993, pp. 3-70)，包括許多命題，以下是一部份：

- 個人的各種智能之間是彼此獨立的。
- 每個人擁有自己獨特的智能組合。
- 每個人都具有發展各種智能的潛力。
- 以上實例可清楚顯示理論與命題的關係。

二、實例

◎命題化：實例解說

我們可從前一概念化階段整理而得的圖7與圖8，延伸出3命題：

- 命題1：中國大陸以標語進行政令宣導。
- 命題2：中國大陸政令宣導的主要內容是節育、守法。
- 命題3：中國大陸政令宣導的主要方法是鼓勵、提醒。

命題是怎樣出現的？前述的「概念化」階段已經做了一些準備，基本上命題是由概念組成的，例如：「實習老師是理論無用論者」，此命題中的「實習教師」、「理論無用論者」都是概念。前面「概念化」的每一動作都有助於命題的出現，「貼代碼」、「代碼清單」、「初步代碼系統」、「主旨代碼」、「更統整的代碼系統」等都有助於命題的成型。命題可由邏輯推理產生（如：命題2與3¹⁴），也可由整體直觀產生（如：命題1¹⁵）。而整體直觀可能是有意識去進行的，也可能是無意間湧現的靈感與頓悟。劉大椿（2006，頁205）指出：當研究者對一個領域非常熟悉，這種直觀的領悟是比較容易出現的。這也是現象學取向的資料分析法，為何強調長期浸淫在資料中（Manan, 1997,

¹⁴命題2與命題3係歸納前面各編碼而得，故屬邏輯推理產生的。

¹⁵命題1乃綜觀所有標語後直接領悟到：原來標語的功能在於政令宣導呀！故屬直觀產生的。對直觀所得者，尤需以經驗資料來驗證，檢核方式與表5所做是一樣的。

pp. 43-60; Patton, 1992, pp. 407-410)。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經驗：當你朝思暮想、魂縈夢繫的都是研究資料時，便會有福至心靈、靈光乍現的時刻，突然間一個很棒的命題便出現了。可見全身心地投入研究，確是好論文的必要條件。

柒、階梯四「圖表化」：展開大樹

一、圖表化的涵義

圖表是經過整理的一種具有條理的東西，它可讓研究者仔細比對，找出相同與相異處，進一步指出漏洞、類型、主旨，看出趨勢等。圖表可發揮輔助思考的功能，對紮根理論熟悉者一定知道：分析過程裏要採「不斷比較法」(Strauss & Corbin, 1998)；而無論是比較的過程中或比較的結果，都很適合採用圖表。

也許有人會奇怪：質性研究需要運用圖表嗎？圖表難道不是量化研究採用的嗎？事實上圖表並非量化研究專有，雖然質性研究論文要比量化研究論文運用更多文字做解說，但在分析資料與呈現資料方面，圖表的確也是質性研究者的好工具，有助於提取文字中的精華。Miles與Huberman極力推薦質性研究者多運用圖表，他們認為圖表展示具有四種功能(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196-9)：一可在同一頁面展現出資料與分析，產生一目了然的效果；二讓研究者看出何處需再進一步分析；三易於比較不同的資料組；四可直接把資料分析所得的圖表放在報告中，提升研究結論的確實性，說服人更相信研究結論。簡言之，圖表有助於一目了然、推進分析、便於對照、提高信賴感。這樣多優點的工具，質性研究者豈可放棄？

事實上，前面的概念化階段很已明顯運用圖表來輔助思考與操作¹⁶。而「命題化」之後在此所做的「圖表化」，更是一成效顯著的步驟，此時整理圖表是要測試/驗證初步發現的命題是否合用。此相當於Carney(1990)抽象階梯中的步驟3a：「繪成圖表，檢測靈感與發現」(參見圖4)。

若測試不合用，可再以圖表整理資料，尋找資料的缺漏處、新重點、新關係，以調整初步的命題，或建立新命題。

¹⁶本文使用不少圖表以期產生一目瞭然的溝通效果，若去除這些圖表，而僅以文字說明，讀者可試想其溝通效果是否較差。

將資料整理為圖表，可凸顯清晰的焦點，產生一目了然的效果：讓人在一個頁面上一眼看到一組完整的資料，進而有系統地回答心中的問題（例如：命題1是否成立？）。此處的實例是透過表格看出漏洞，進而將命題修改得更為精確，並限定資料蒐集的範圍。

二、實例

◎圖表化：實例解說

表5 「圖表化」實例：大陸標語

| 命題1：「中國大陸以標語進行政令宣導」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|
| 段01 | 在河南的國道上看見的：「搶劫警車是違法的」 | + | |
| 段02 | …… | + | |
| …… | …… | | |
| 段11 | 河南某縣：「寧添十座墳，不添一個人」。 | + | |
| 段12 | 湖南電視台附近標語：用手機票選出你心目中的「超女」。 | - | 企業以廣告 廣招生意 |

現仍以中國大陸標語為例，說明：怎樣用圖表做資料分析。此時要藉表格來檢核前一步驟找到的初步命題，是否適用於每一標語，以確認該命題是否成立，或需怎樣修改。我們應為每一命題繪製一檢核表。茲以命題1為例：「中國大陸以標語進行政令宣導」。表5是為此命題繪製的檢核表，分析者若認為命題1適用於段01，則標示為“+”，以此類推。假定段12是「湖南電視台附近標語：用手機票選出你心目中的『超女』」，命題1顯然並不適用於此廣告，因此標示“-”。

若遇不適用狀況，即遭遇負面案例，此時可兼採兩方式處理，一是修改命題，二是回頭思考：原本資料蒐集的範圍是否設定得不夠明確。處理一是將命題1改為：「中國大陸官方以標語進行政令宣導」，這樣便可把企業豎立的商業廣告排除在外，因為企業不是官方；進而再將「段12」刪除，不納入該研究中。處理二是回頭將資料蒐集的範圍設定得更清晰：「本研究所稱道路旁的標語，不包括商業廣告」。

三、圖表要用「分析性文字」來解說

提得說明的是：圖表不應單獨放在論文中，必須搭配「分析性文字」，用「分析性文字」解說圖表，從而形塑出意義，研究結論常常就隱藏在「分析性文字」中。「分析性文字」有助於圖表中意涵的表達，而完善的圖表也有助於「分析性文字」的撰寫速度。Miles與Huberman（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211）表示：如果研究者未以圖表整理資料，而想為數百頁的札記，撰寫分析性文字，這將是極痛苦之事。反之，好的圖表資料填入的是研究者頗有信心的資料，這可讓研究者撰寫分析文字時較為輕鬆、快速，且會寫出更具生產性的文字，即這段文字可引出下一輪的分析活動，例：進一步做比較、整合出複合式的有機體等。

如何運用圖表展示資料？Tufte（1990）這位圖表專家提出一簡單規則：要清晰，再加些細節。換言之，圖表要簡明，但不能遮蔽了理解。Miles與Huberman並以專門章節細說究竟（張芬芬譯，2006，第五章第一節與第九章）。

捌、階梯五「理論化」：結成果實

一、理論化的涵義

理論是指對一套事實或規律所做的系統化解釋（Babbie, 1998, p. 52）。此定義隱含著：理論是被建構出來的，而不是被發現的。

質性研究受人類學影響甚大，人類學者Geertz（1973）表示：人類學的探究模式就是俗民誌（ethnography），俗民誌就是詳實描述（thick description），而詳實描述之目的在解開糾結在一起的意義之網（web of meanings），此意義之網就是文化。換言之，每一文化裡的人們在生活中以言以行以思想編織起一張意義之網，研究者要探究此文化，就是要解開這張意義之網，梳理出其間的條理，幫助讀者理解網中的意義。

若將Geertz的觀點繼續延伸，研究者的任務就是要建構理論，用理論解開「文化的意義之網」，而研究者建構的理論可說是另一張「意義之網」，這是「抽象的意義之網」。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就是在編織起這張「抽象的意義之網」，以理論解釋萬事萬物。這「天下之理」就是古往今來多少愛智者殫精竭慮想要獲得的東西。

果真有「天下之理」嗎？時序走入後現代，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已經沒有這種「放諸四海而皆準」的大理論了，學者能夠建構的僅是些小理論——適用於某時空下的小理論。此時更出現一些非常不同於傳統科學研究的風貌，有些質性研究者已宣稱不再追求理論性的研究目的，「理論化」即不再是其目標，他們可能轉而「求善求美」，（張芬芬，2007，頁36-37）。甚至以研究「求治療」（Ellis & Bochner, 2000）。然而，並非所有質性研究者均選擇遠離「求真」（建立理論）之路，仍有許許多多質性研究者以「建立理論」為其目標，至少是可與「求善求美求治療」兼顧的目標。

至於理論大小的問題，郝柏林（2003，頁123）從邏輯學提出想法：邏輯學中有一定律：概念之「外延」與「內涵」成反比。換言之，理論體系越大（外延大），其內涵反而越小，更無益於具體的科學知識。筆者發現此亦可延伸至質性研究領域，相對於量化研究，質性研究的研究對象之數量通常只有少數幾人，所能建立的理論之外延比較小，但內涵反而更豐富，更有助於具體的科學知識。因此由後現代觀點來看，質性研究者最終建立的理論，小則小矣，但這種「小而實」的理論其實更貼近現實生活，更能打動人心、啟迪民智。

如何判斷理論的優劣？依據紮根理論的觀點（Strauss & Corbin, 1998, p. 258），判斷的規準在於：該理論所涉及概念的範圍、密度（density）、諸概念間的關連、諸概念間系統性的關係，及此理論之具體性（specificity）與普遍性（generality）。為此，紮根理論取向的研究報告應提供諸多的訊息（Denzin, 1994, p. 508），包括樣本（含理論上的變異情況）、核心類目、關鍵事件、示例、研究假設，及負面案例；論文也應顯示：這些理論係在怎樣的研究過程中逐漸浮現、且被找到的。

二、實例

◎理論化：實例解說

研究者邁向抽象階梯的最高階——「理論化」時，要做的工作就是：勾勒出一個深層的解釋架構，這一架構能夠讓分析者將手中的田野資料統整起來，放入此架構中做解釋。以大陸標語為例，此時的研究者要尋找一深層架構，來解釋所蒐集到的資料。他可建立新理論，或驗證/修改舊理論。

在建立新理論方面，分析者可建立「標語治國論」。筆者假想這一理論可包括以下內涵¹⁷：為何要用標語治國？國家在何種發展階段需要用標語治國？怎樣用標語治國？標語訴求的內容有哪些？標語訴求的方式（語氣）有哪些？效果好的標語豎立在哪些地方？…。分析者藉此「標語治國論」來統整所蒐集到的田野資料，包括前述的各種標語，及其他更多運用訪談、觀察、文件分析所得的資料。

建立理論固然是研究者的終極目標，但這並非一蹴可及，質性研究者若無法建立新理論，還是可驗證舊理論，或修改舊理論。例如：政治學理論中「政治社會化」、「政治符號」等均可提供一個解釋架構，說明：某類國家之政治發展到某階段，政府會運用某類政治符號（如：政令口號）教化人民，達成政令宣導的目標。

三、質性研究要建立理論嗎

也許有人會問：求真的質性研究者都要以建立高抽象的理論為終點嗎？就一人一研究看，的確未必如此；但就長遠的學術目標看，的確是如此的，這也是本研究的立場。一人一研究建立的理論仍只是一種小理論，適用於特定時空下的特定對象，無法直接類推到其他對象，但日後仍可增加研究對象，甚至進行量化調查，以確認當初的研究結論所適用的範圍。歸納來看，一人所做的一項質性研究所建立的理論是一種「資料中呈現的理論」（此乃紮根理論強調的特點）；是一種「暫時的理論」，尚在理論化過程之中；是一種「實質理論」（substantive theory）（Glaser & Strauss, 1967, p. 79），換言之，它是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的理論，適合解釋特定情境下特定社會現象；日後則可能發展成「形式理論」（formal theory），即成為系統的觀念體系與邏輯架構，可用來說明、論證、並預測相關社會現象的規律。

¹⁷筆者並不具政治學背景，此處兩段所述純粹是為解說理念方便，所做的理論建構方面的假想。可能政治學中早有更成熟的相關理論了。

表 6 質性資料分析五階段：具體工作

| | |
|-----|--|
| 文字化 |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• 整理逐字稿 • 寫下概要重點 |
| 概念化 |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• 資料編碼：將概念賦與資料 • 寫分析備忘錄：尋找主旨代碼、形成合適的分類系統 |
| 命題化 |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• 寫分析備忘錄：探究資料中的關係，抓住靈感 • 資料的再包裹與彙集：發現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 • 形成命題：將靈感與發現列為初步結果，即研究假設 |
| 圖表化 |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• 就資料中的重要命題繪為圖表，驗證是否成立 • 以圖表繼續分析資料，尋找資料裡的關係、重點、缺漏處 |
| 理論化 |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• 提出/驗證理論：將資料整合在一個解釋架構中 |

以上解說了質性研究者在抽象階梯上要爬升的五個梯級，表6條列了五階段須完成的具體任務。「文字化」要整理逐字稿，或寫下重點概要。「概念化」要將資料編碼，找到分類系統與主旨代碼。「命題化」是要提出命題，做為待考驗的假設，這可透過備忘錄的撰寫來發現資料中的關係，也可將資料重新包裹，從中發現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。「圖表化」是就所發現的命題繪為圖表，驗證該命題是否成立；且可繪製更多圖表來分析資料，尋找更多關係、重點、與缺漏處。「理論化」則是提出/驗證理論，做為解釋架構，將資料**整合**在一起。

玖、結語

現已說明了質性資料分析的五階梯。且莫急著走下階梯，有些意涵還需要凌空來看，以下分由應用面與學術面來說明。

一、應用面

(一) 覺察自己在抽象階梯上的位階

這五階論可對分析者產生觀念上的提醒，知道自己要攀爬一道抽象化的階梯。但實際操作時，分析者常常需要來回往返，不斷上下，而無論分析者怎樣往返，心中要清晰覺察自己在抽象階梯上的位階，且最後不要忘記：要往理論化的最高層邁進。本文為便於說明，但受限於篇幅，所選實例相當簡單，所做分析亦呈直線歷程。實際研究中的資料分析，並不會如此直線，必須要不斷往返，意義之網才會逐漸浮現。

(二) 提升抽象思考能力

既從事學術研究活動，就必須承認抽象思考能力的重要性，質性研究者雖是在自然情境接觸具體的人地時事物，但終究要從實徵資料中抽繹出抽象的概念，且應提出好的感知性概念（sensitizing concept），如此才能建構出好理論。準此，研究者要有敏銳的理論觸覺（theoretical sensitivity），博覽相關理論，甚至增進跨學門的素養，這是增進理論觸覺的不二法門。

(三) 勤寫研究備忘錄

質性研究者雖要在田野現場勞力，更要為分析而勞心。勞心要有所成，必須勤寫研究備忘錄，這種備忘錄是為增進分析品質所寫的理論方面的想法（Bogdan & Biklen, 1998, pp. 122-123；張芬芬譯，2006，頁155-160），其中融入了田野所見與文獻閱讀的心得，書寫過程中更可能激發出乍現的靈感。有時靈感不期然地來拜訪，此時一定要即刻記下，寫成備忘錄。

(四) 要結構化又不能太結構化

質性資料分析很難，若能有一套結構清晰的模式可供遵循不是很好嗎？西方眾多學術耕耘者何以至今沒訂出一套**標準化**的步驟？一來質性研究派別/典範眾多，從親科學派到親文學派，乃至兼取兩者特色的派別都有，實在找不到一套共通的、標準化的、且具體的步驟，更別提要讓各派都能接受了。二來質性研究之所以有別於量化研究，就在於它具有明顯的文藝氣質：對突發的驚異之事保持開放，鼓勵研究者做推測，相當倚重研究者的直觀，樂意對模糊處暫不下判斷；這些特質導致它在研究設計、蒐集資料、與分析資料、乃至撰寫報告的階段中，都沒有結構清晰的步驟。但正因這種藝術特質，使得質性研究成為量化研究之外，可貴的另一種選擇。如果去除了質性研究的藝術性格，質性研究也就不成為質性研究了。三因太結構化的步驟有其缺點，它可能使分析者固著僵化，無視於浮現的新事實，侷限了眼界與思考。準此，質性方法論的研究者，都只提出略具結構性的分析步驟，但無法太過詳盡與具體。

本文搭建的這一模式，有哪些學術上的意涵呢？以下試著為此五階論做一後設分析。

二、學術面

(一) 此視角：由目標去命名指出大方向

質性資料分析一直是個惱人的問題，Carney (1990)、Miller 與Crabtree (1992, 1999)、Miles與 Huberman (1994)、Strauss與Corbin (1998) 都整理了一些步驟，但他們都是從資料處理的技術之視角去稱呼其步驟，這樣的命名使人較不易掌握住大方向，加以質性資料實在龐雜無比，很容易就讓分析者茫然失序、不知所蹤。本文所提五階論，改由目標角度為每步驟命名，第一步驟「文字化」，目標要產生「文字」；第二步驟「概念化」，目標要產生「概念」；第三步驟「命題化」，目標要產生「命題」；第四步驟「圖表化」，目標要產生「圖表」；第五步驟「理論化」，目標要產生「理論」。相較之下，如此的命名，指出了目標之所在，對分析者具有方向指引的效果。因為質性資料的分析實在繁複，此時與其指出技術，不如指出目標。

(二) 此起點：顯示研究者將投入一連串文字符碼活動中

本文提出的五階論，由文字→概念→命題→圖表→理論，起點是文字化，意味著：質性研究要投入的是以文字構成的一連串符碼活動。正如Gardner (1993, p. 488) 指出的：「人異於動物處，在於人的智能具有潛力，可投入各式符碼活動—辨識符碼、創造符碼，投入各式有意義的符號系統。此符碼系統乃人類在意義世界裡，所發展出的最重要部分」。人類用各種符碼來呈現自己所創造的文明（如：以音符系統呈現所創造的樂曲、以數字與符號系統記錄所寫出的公式），迄今而言，文字這種符碼系統是人類文明最主要的貯存處，因為人類創造出的思想，主要以文字記錄於典籍中。傳統上，質性研究者就是要處理文字，從事質性資料分析，就是要投入文字這種符碼活動中，從文字裡辨識意義，創造意義，本模式的終點—理論化，就是質性研究者以文字編織起的意義系統。準此，以H.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來看，好的質性研究者應具備優異的語文智能。

(三) 此譬喻：提取主要特徵以裨益表達與理解

本文刻意為五階論尋找一譬喻，目的在裨益表達與理解。譬喻法乃借用熟悉之物，幫助人們以直觀認識陌生之物；譬喻在形成科學觀念上，尤能發揮建構的功能（Lakoff & Johnson, 1980）。筆者發現：相較於西方人，華人的思考更傾向以譬喻

來做整體直觀式的表達與學習，象形文¹⁸、詩詞、八股文、成語、諺語、俚語等一起造就了我們整個民族這樣的認知傾向。因此，本文藉種果樹為譬喻，說明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。熟悉物是葉→花→枝幹→大樹→果實；陌生物是文字→概念→命題→圖表→理論。借用處包括：長成果實的順序、栽培者各階段的任務。此外，也藉此形成一動態發展的完整圖像，讓人容易記憶。而譬喻法通常是提取兩物的部分特徵做對照，並非意味兩物的所有性質都一樣。

相對於科學論文而言，文學創作更常使用譬喻式表達，科學論文多採命題式表達。二十世紀末的質性研究寫作裡，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的疆界已日漸模糊（Richardson & St. Pierre, 2005），本文雖非實徵研究論文，也試用譬喻法來撰述。

（四）此活動：每階段不斷「轉型」

本五階論強調研究者在各階段之間要做的分析活動，乃是將資料「轉型」。所謂轉型的「型」(form)，是一種「格式」(format, configuration)；此格式類似J.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中的認知「構造」(structure)、或「基模」(schema)（張春興，1991，頁488），前後階段的格式並非量的差異，乃是質的差異；文字的性質不同於概念，概念的性質不同於命題，命題的性質不同於圖表，圖表的性質不同於理論。研究者在此過程中有必要清晰認識到：自己正在做資料轉型的工作，隨著每進階的發展，資料的數量越來越精簡，概念越來越精準，意義越來越豐厚，理論的密度也就越來越高了。

（五）此高度：凌空看見森林全貌

若跳出來看，這五階的順序中隱含著：文字構成概念、概念構成命題、命題構成理論，而圖表則是幫助形成命題、檢查命題、彙集命題的橋樑。這一順序：文字→概念→命題→理論，對學術工作者言，其實根本就是卑之無高論的基本觀念。但對陷溺在文字海洋中的質性研究新手而言，可能會是一項重要的方向指引。研究者可能手捧「紮根理論」名著，以為按部就班去分析資料就可建立理論，於是孜孜矻矻焚膏繼晷埋頭編碼，可能發現資料編碼無止無盡，根本釐不出頭緒；也有人不採紮根理論取向，而採現象學取向的資料分析，整個人沉浸在田野資料裡，等待靈感浮現，但可能靈感一直不來拜訪。怎麼回事呢？這是因為太過投入，高度不高，聽聽這句話「只有站得

¹⁸相對於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而言，我們的漢字每一個字都是一個圖像，認識漢字傾向於採用整體直觀的方式。

高，事物才顯得簡單…原始人心目中的複雜事物，現代人看來未必複雜」（郝柏林，2002，頁102）。本文搭起這道抽象階梯，認為研究者可踏在這階梯上看資料分析活動，期藉此讓研究者站得更高，看出資料中的來龍去脈，看見資料中的大圖像，從而掌握資料中的全信息（holograph）。

（六）此縱深：指出你我所處學統脈絡

本文刻意拉長歷史縱深，從浮士德談起，並連結到孔子。其意在指出你我與古代愛智者一樣，都在求知的路途上努力求「道」。聖經創世紀：「太初有道。道與神在，神就是道」，這是神權思想中人類必須藉天啟才可得的「道」；科學研究者則以理性求「道」，即萬事萬物的原理原則，將原理原則系統地整理起來，即「理論」，它正是本文五階論的終點。這種從歷史說起的撰述方式，想喚起質性研究者的歷史感，體認到自己身處的脈絡是一**學統**，一個綿延數千年的學術傳統。今天我們質性研究者求知的目標，與孔子，與浮士德，殊無二致。

參考書目

- 林本炫(2004)。質性研究資料分析電腦軟體ATLAS.ti操作手冊。載於林本炫、何明修主編，**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**，263-306。嘉義：南華大學。
- 林本炫（2006）。質性研究資料分析電腦軟體Nvivo 7.0操作手冊。載於周平、齊偉先主編，**質性研究的越界：文化現象的分析**，249-291。嘉義：南華大學。
- 胡台麗(2005)。石頭夢（錄影帶）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。
- 胡幼慧、姚美華（1996）。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：信度與效度？如何抽樣？如何收集資料、登錄與分析？載於胡幼慧編：**質性研究：理論、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**。141-158。台北：巨流。
- 郝柏林(2003)。世界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一混沌現象的啟示。載於孫小禮主編：**現代科學的哲學爭議**。北京：北京大學。
- 張芬芬(2002)，質性研究評鑑規準：各派觀點與發展趨勢。**初等教育學刊**，第12期，301-351。

- 張芬芬譯(2006)。**質性研究資料分析(修定版)**。臺北：雙葉。Miles, M. B. & Huberman, A. M. (1994). *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* (2nd ed.). New York: Sage.
- 張芬芬(2007)。後現代質性研究：特徵及其對課程研究的蘊義。**課程與教學季刊**，第10卷，3期，31-48。
- 張春興(1991)。**張氏心理學辭典**。台北：東華。
- 陳向明(2002)。**社會科學質的研究**。臺北：五南。
- 傅統先(1977)。**哲學與人生**。台北：天文。
- 項退結編譯(1976)。**西洋哲學辭典**。臺北：國立編譯館。
- 馮契主編(1992)。**哲學大辭典**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- 黃鴻文(2003)。**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**。臺北：學富。
- 楊深坑(2002)。**科學理論與教育學發展**。臺北：心理。
- 劉大椿(2006)。**科學哲學**。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。
- Babbie, E. (1998). *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* (8th ed.). London:Wadsworth.
- Bogdan, R. C. & Biklen, S. K. (1998). *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: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*(3nd. ed.). Boston:Allyn & Bacon.
- Carney, T. F. (1990). *Collaborative inquiry methodology*. Windsor, Ontario, Canada:University of Windsor, Division for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.
- Denzin, N. K. (1994).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. In K. D. Denzin & Y. S. Lincoln (Eds.). *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1st ed.) (pp. 500-515). London:Sage.
- Ellis, C. & Bochner, A. P. (2000). *Autoethnography, personal narrative, reflexivity: Researcher as Subject*. In K. D. Denzin & Y. S. Lincoln (Eds.). *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2nd ed.) (pp. 733-768). London:Sage.
- Gardner, H. (1993). *Frames of mind*. New York:Basic Books.
- Geertz, C. (1973). Deep play: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. In C. Geertz (Ed.). 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*. New York:Basic Books.
- Glaser, B. G. & Strauss, A. L. (1967). *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*. London: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.
- Lakoff, G., & Johnson, M. (1980). *Metaphors we live by*. Chicago:University

of Chicago Press.

- Lofland, J., & Lofland, Lyn H. (1995). *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: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*. (3rd ed.). London:Wadsworth .
- Manen, M. V. (1997). *Researching lived design: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*. Dordrecht, Netherland: Springer.
- Maxwell, J. A. (1996). *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: An interactive approach*. London:Sage.
- Miller, W. L. & Crabtree, B. F. (1992). *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1st ed.). London:Sage.
- Miller, W. L. & Crabtree, B. F. (1999). *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2nd ed.). London:Sage.
- Richardson, L. & St. Pierre, E. A. (2005). Writing: A method of inquiry. In K. D. Denzin & Y. S. Lincoln (Eds.). *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3rd ed.). (pp.959-978). London:Sage.
- Runyan, W. M. (1982). *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*. N.Y.:Oxford University.
- Strauss, A. & Corbin, J. (1998). *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: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*. (2nd ed.). London:Sage.
- Tufte, E. R. (1990). *Envisioning information*. Cheshire, CT:Graphics Press.
- Weitzman, A. (2000).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. In K. D. Denzin & Y. S. Lincoln (Eds.). *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*. (2nd ed.) (pp. 803-820). London:Sage.